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二)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宋元學案

卷十九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附師龐直溫	從孫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呂公著	子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子希績	
	子希純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黃庭堅	王庭秀
並涑水同調		別見龜山學案。
韓維		
	從孫瓘	別見元城學案。
		元孫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從孫 璜 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

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

父 贊 橫渠同調

豐稷

子 安常

曾孫 誼 別見象山學案

王鄧江樓西
湖門人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朴 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李潛

子 朴

附師劉師正
清敏同調

子 格

呂好問 別見滎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滎陽學案

龔夬

弟 大壯

上官均

龔節亭
子愷

曾孫
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恢

從子澄

杜純

弟紘

父彭壽

子欽嵩

晁補之

常安民

子同

李深

子階

父誥
附弟勉

子郁
別見龜山學案。

並元祐之學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

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稿尙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附師龐直溫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荊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荊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荊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先生少

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鏊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其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遺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塋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末。東齋記事。凡百餘卷。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祖禹。從曾孫龍圖冲。爲華陽學案。資政後仲獻及從子子長。子該。又大治。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

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栗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侖而重二鈞。其說曰。起於黃鍾之侖。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黃鍾之侖。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譏議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荊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待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

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謹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王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初章惇爲相削贈諡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諡先生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客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

自爲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弼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

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紫微。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謹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尙書公爲國領監司一條。乃滎陽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已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敵精神於蹇淺。滎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於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無進益。

梓材謹案。童蒙訓之自溯家學者。各爲分別。滎陽學案做此。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荊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荊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荊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臧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正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略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潁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克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祿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殿。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穎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絳在樞府。力辭。王荊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荊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卽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荊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濠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

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濠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云。

粹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壻爲元城門人。叔夏璜爲武夷門人。元孫元咎。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卽元咎之壻。而元咎之子澣。又爲清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

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卽繳錄黃。旣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

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摯右丞蘇文定轍。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譏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父賁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賁。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除監察御

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擢先生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元祐初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示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滑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

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澁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許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鄆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累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旣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旋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